讀書記疑

讀書記疑卷之七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史

劉盆子傳楊音曰反更殽亂注肴亂也正文作殽注作肴後人以肴殽古通而誤改之至注文則未之改耳後盆子曰肴亂日甚仍作肴

隗囂諸賓客谷恭范逡趙秉蘇衡金丹後皆不見鄭興杜林申屠剛歸漢楊廣死王捷自刎周宗王遵行廵王元俱降

馬援傳良工不示人以朴語未詳疑朴當作璞謂援尚少如玉之在璞此時不可以出示人故且從所好就邊郡田牧也又與楊廣書溺死何傷而拘游哉拘游未詳註游浮

也意謂溺死無傷而不當縶拘以浮水也

卓茂傳東身自脩伏湛傳自行束脩訖無跌玷鄭均傳束脩安貧馮衍傳束脩其心劉般傳束脩至行王龔傳束脩厲節延篤傳吾自行束脩以來大畧謂約束自脩飭與今論語解異

馮衍顯志賦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注引帝王世紀言尹至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禮而見之世言太公八十遇文王伊尹七十未之及也詳賦意似以七十說爲干湯如書十上之類與世紀不同賦又云皐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皐陶釣於雷澤書傳未聞

桓典爲沛相王吉收斂歸葬負土成墳立祠堂服喪三年典沛郡人舉孝廉則吉乃其舉主也按王吉中常侍王甫

養子爲沛相在酷吏傳爲陽休所誅天下快之典之爲此過矣或別有一王吉未可知也然以其時以其官以其事考之則爲酷吏傳之王吉無疑矣典之應其舉已爲失身而後之所以報之者亦太過固不得與郭亮董班楊匡之徒同論也

陳禪傳單于隨使還郡通鑑不信其言是也余謂當作使隨還郡蓋單于之使隨禪所使吏卒而還也

楊賜傳麋沸之亂注如糜粥之沸也則麋宜作糜不當從鹿

史記列循吏酷吏儒林游俠貨殖佞幸滑稽日者龜策等傳其日者龜策傳缺漢書因之去滑稽日者龜策後漢書則並去游俠貨殖佞幸而增宦者文苑獨行逸民黨錮方

術案游俠貨殖乃馬遷以寓其感憤之意而亦因以見當時之風俗故漢書仍之滑稽則聊以遊戲筆墨日者龜策皆可不載漢書削之是也後漢並去游俠貨殖得之矣宦者則佞幸之例黨錮則時事之大者文苑獨行逸民皆所宜增獨方術一傳蓋取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而衍之然自冷壽光以下幻妄不經甚多蕪穢幾茂為齊諧志怪之書史例之失蓋始於此蔚宗不學貽誤後來甚可歎也史記傳扁鵲倉公其意甚大陳壽魏志載華佗樊阿吳普蓋本於此而并及朱建平管輅是又仿日者龜策之意猶未甚失也范氏因之遂立方術之名一切並載如劉根費長房皆可笑之尤者而左慈甘始皆魏人乃陳氏之所削而范氏以入於後漢不亦異乎後漢張機為醫術之祖著傷寒論金匱玉函等乃可繼扁鵲倉公之後而畧不及之甚矣范氏之無識也

王莽詔書徐盜賊指赤眉前隊醜虜指更始伯升漢書具載其語古人文字無忌諱如此

更始封諸王同姓祉歙嘉賜信光武時皆更爰封唯慶爲亂兵所殺子順亦更爰封異姓惟李通更封固始侯朱鮪以洛陽降封扶溝侯王常封山桑侯餘或死或降史亦不詳記也

申屠建陳牧成丹爲更始所殺張卬廖湛胡殷王匡降赤眉（劉元傳稱張卬等以括湛殷）後廖湛爲漢中王嘉所殺王匡胡殷爲宗廣所殺李軼爲朱鮪所殺尹尊降光武唯王鳳宗佻後皆不見（按宗廣斬更始降將王匡胡殷成丹等丹已先爲更始所殺此史誤）

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此鄧禹馮異等也史諱其名耳光武以不從弇言幾至於敗是時弇年甚少光武未深信之而彭寵耿況亦非舊職故不欲北行然自薊中與弇相失則雖欲北行不可得矣

光武二十八將大抵皆從起河北者也鄧禹馮異寇恂耿弇耿純劉植賈復陳俊景丹王梁吳漢蓋延王霸祭遵邳彤任光李忠萬脩岑彭朱祐臧宮銚期杜茂馬成傅俊堅鐔唯馬武少後定邯鄲後來降而劉隆以騎都尉共馮異守孟津然亦皆同起河北者此來歙馬援之所以不與而李通王常卓茂竇融之續入蓋非其本旨也

彭寵以吳漢行長史蓋延在其下景丹上谷長史也光武封丹延列侯而不及漢史言漢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光武初見蓋不甚重之故舍漢而封丹歟

景丹耿弇等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此蓋於五郡中得二十二縣非盡得五郡也故後云東合兵圍鉅鹿

邳彤不肯西還任光不肯入刀子都軍中二人俱有識佐命之功次於鄧禹矣當表而出之

公孫述傳荆邯曰東帝無尺土之柄稱光武曰東帝此後來史臣之辭當時所稱未必爾也

與吳漢平蜀者劉尙宗室也後平棟蠶夷及任炎歿於南蠻而范史無傳後竇憲時以中郎將劉尙爲車騎將軍此又一劉尙又東平憲王子任城王尙

陳蕃疏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梁氏梁冀五侯卽單超等五侯也梁冀誅死五侯惟左悺自殺具瑗貶爵蕃特槩言之耳賢注因此遂指梁氏五侯謂允讓淑忠戟與冀同時誅者按讓淑忠戟皆未封侯此賢註之誤也又案冀弟不疑潁陽侯蒙西平侯冀子允襄邑侯不

疑子馬穎陰侯允子桃城父侯此可云五侯然不應不數冀又不疑蒙已先卒未嘗收戮仍以單超等五侯爲是也

誅宦官之謀皆出於袁紹紹好亂樂禍乘天下之怒以圖一快耳何進忿蹇碩之謀故因而聽之至於召四方猛將之策則不復爲國計並不復自爲計矣其與陳蕃竇武焉可同日語哉卒之進誅滅而紹亦以覆其宗曾不得一免焉與陳逸竇輔爲比是亦天道也

劉聰石勒相繼肆虐愍懷二帝再遭殺害晉之禍亂極矣乃元帝即位之詔曾不以討賊復仇爲言而且日思與萬國共同休慶豈爲有人心者乎帝之保有江左獲終牖下猶爲幸也

晉書帝紀王導庾亮陸玩郗鑒書薨餘皆書卒若溫嶠庾

翼亦然按武帝惠帝紀鄭冲王祥賈充陳騫石鑒裴秀鄭袤荀顗何曾李允山濤王渾王戎皆書薨而尚書右僕射盧欽胡奮朱整辛元之尚書令荀勗及羊祜杜預王濬皆以不在公位而書卒蓋王導以丞相郗鑒以太尉陸玩以司空庾亮雖在外鎮而加司空故以薨書温嶠庾翼則皆不在公位此其例也又孝武帝紀謝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書薨陸納亦開府儀同三司也而書卒此恐有誤

晉書天文志義熙元年八月天鳴在東南案此時劉裕專政後卒成篡弑之禍正與王敦桓温桓元同而別引京房易傳萬姓勞之云此宋史臣隱諱之詞後來承其誤而不覺也

孟康曰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

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又晉灼曰太白晝見午上爲經天
按晉志劉向五紀論曰大白少陰星不得專行故以己未
爲界不得經天南行經天天則晝見是以經天爲晝見與晉
灼同攷經天之義當從孟康出東出西皆不當晝見晝見
則爲災不必在午也然晉志皆以經天爲晝見故永甯元
年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皆謂晝見也又晉志惟此一處
書經天其餘則皆云晝見咸康二年九月太白犯南斗因
晝見四年四月太白晝見在柳永和元年五月太白晝見
在東井六年八月太白晝見在南斗十二月太白晝見在
東井咸安二年太白晝見在七星太元元年八月太白晝
見在氐其所云在柳在東井出南斗云云者豈皆在午乎
俟知星者問之

孫權欲取蜀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昭烈不聽軍過權不得已召瑜還及昭烈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按昭烈以建安十六年十二月入益州十七年十二月方攻劉璋至十九年五月乃立成都首尾二年有餘權果欲取蜀二年之中豈能晏然不動乎據蜀志權亦與昭烈共取蜀昭烈用主簿殷觀之言權遂輟計蓋權自周瑜卒後已無復取蜀之志自度不能越荊而取蜀其欲與昭烈共取蜀者亦懼昭烈之在荊州還爲已害而納之於蜀耳昭烈之取蜀正是權意故二年中未嘗有一言俟其克蜀而後遣使請荊州則其意可知矣孫瑜水軍之云出獻帝春秋陳壽不載而亦載猾虜挾詐之言余謂此言亦恐未確果爾則權之圖荊州不當在克蜀之後也

潘濬姨兄蔣琬註毋之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毋之兄弟則當呼爲舅此蓋妻之兄弟也按註語不可解姨兄蓋毋姊妹之子今語皆然不知胡註何以誤也

胡註曰陳矯賈逵皆忠於魏而二人之子皆爲晉初佐命豈但利祿之移人哉非故家喬木而教忠不先也余謂矯逵之仕皆在建安之世漢帝尚在而忠於魏於魏爲忠矣於漢則逆矣騫與充之爲晉初佐命正所宜然何足多怪哉

杜恕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當關臺中吏也東觀漢記桓郁詣尚書臺遣兩當關扶入拜郎中此謂璠罰當關其事不依詔書故坐判問其旨意至明而胡注云言有罪罰當關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則恕語爲

不成詞矣
曹操嘗謂世子丕曰司馬懿必與汝家事蓋早見之矣而不能除是亦天命也懿誅爽甫十餘日而即有丞相加九錫之命儼然以操自爲矣固辭不受自加之而自辭之爾吾誰欺欺天乎
毋丘儉起兵討師而移檄乃盛稱懿之忠貞又謂當以昭代師是去狼而得虎也且懿之傾魏其勢已成師昭特踵其業爾以是移檄天下有識者其笑之矣儉之起兵也遣使詣誕誕斬其使露布天下言儉欽凶逆師之簒弑成矣誕豈不知之使與儉欽同發事未可知也而斬儉使何耶儉既破滅乃復起兵亦卒以敗亡死而有知何以見儉於地下也

温公闢正閏之論謂天下離析之時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又謂不可無歲時日月以識事之先後故取魏晉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其論皆是然於三國之時書諸葛亮入寇則是帝魏而以臣視蜀非所謂以列國之制處之矣温公謂昭烈雖云中山靖王之後且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至以宋高祖之祖楚元王南唐烈祖之祖吳王恪爲比即如所云不猶愈於操丕之篡奪乎而何爲以入寇書也綱目於昭烈爲改通鑑之失其餘南北朝後五代彼此並書無偏主卻是按温公本例也温公又言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天下傳祚子孫後雖微弱播遷於天下猶得

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綱目亦用其例但秦隋之末則稍異耳

晉志引王蕃曰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後又曰天體圓如彈丸而以陸績造渾象形如鳥卵爲非則後固非蕃說矣不知蕃言以何爲斷也

臨菑侯曹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是時操居鄴漢帝都許植未必在許也則所云馳道司馬門者皆魏所建耳操蓋已全用天子之制矣

蔣欽之稱徐盛陸遜之稱湻于式所謂羣臣輯睦以事君者此權之所以能保有江東也

曹操弑伏后遣御史大夫郗慮尚書令華歆收后郗慮漢御史大夫也華歆魏尚書令也通鑑所載未明漢帝遣御史大夫華

歆奉策詔授太子丞相印授魏王璽綬御史大夫上亦脫魏字

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此皆魏官也通鑑於歲初即書黃初元年故此等處皆去魏字然是時漢帝尚存非記事之實矣按後云王以丞相祭酒賈逵爲豫州刺史則以大中大夫上脫魏字或王字初置散騎常侍侍郎亦是魏置也

通鑑黃初三年冬吳徐盛據江陵中洲四年春正月張郃擊破吳兵奪據江陵中洲二月曹仁攻吳朱桓於濡須分遣將軍常雕王雙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胡注其洲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則其地頗廣或郃所奪者徐盛所據而雕雙所襲則朱桓部曲妻子所在也然注不分明綱目質實乃引長沙瀏陽中洲與郴州中

洲則相去絕遠其誤甚矣然可證中洲各處有之非一地也

鮑勛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胡注三官廷尉正監平也綱目注引王制大樂正大司寇市爲三官是并失見胡注矣

賈詡以一言而亡漢當與李傕郭汜同誅其幸免而死於牖下漢之失刑也然此時政在曹氏操與詡同爲漢賊其保護尊顯之宜矣司馬懿不敢與諸葛戰賈栩言魏卒有畏蜀如虎之議此賈栩從木非詡也後來刻本多誤

羊祜每拜官爵常多遜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註分列謂分封列爵也案分列猶言等列皆不許讓而祜獨見許耳註非是

祜謂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蓋指審擇其人而非山濤外甯內憂之旨也

吳主獨言謂自言非對衆之辭也衆因是以殺岑昬耳討謂其言止此非是

晉武帝泰和九年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未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人入宮選之此乃石虎父子之所爲而外廷諸臣無一言者創業之初所以貽厥孫謀者如此不待平吳之後而後知其不終也

賈充固諫伐吳而乃以爲大都督及平吳充無尺寸功且屢請班師帝不問其罪而又增戸八千政刑紊亂甚矣

王渾諫出齊王攸疏曰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

爲害惟當任正道而求忠直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渾之平吳與濬爭功非有所表著而此疏則名言也

博士秦秀議何曾賈充謚皆有諒直之風然帝皆不從別賜美謚而秀不能力爭且不去其官失所守矣

武帝之不廢太子不廢賈妃決於兩楊后之言卒以傾晉祚而楊氏亦覆其族春秋傳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其武帝之謂乎

晉地理志成湯放桀於焦不知何據又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傳當八堯之禪八堯未詳

常儀占月古音儀音俄此後世嫦娥之說所由來也

晉書禮志引周禮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而釋之云

黨正之宗支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以禜爲宗疑王肅說

漢律歷志語多難解註亦不詳今畧記以俟考志云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此假解上二百七十一枚句而五十四十有九之數精算之皆不合又云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上言君臣民事物此獨云君臣又言位事未詳其義又旅陽宣氣拔後云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則旅有助義又林鐘未之衝丑爲地正以次序言之林鐘居丑以其位言之林鐘居未蓋六陽律自居其位而六陰律則各居其衝也故於此句增未之衝三字下云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也亦解未之衝義又故置一得三又二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

終天之數得八十一此數句不可解又六爲虛五爲聲又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又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孟康劉敞說皆未明又引者信也信當如字以下文信天下推之不當音伸也引與信音相近又上三下二此語未詳上三謂斛與左右耳爲三下二謂斗與斛爲二姑以取配耳又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此句未詳張注牽强又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未詳

史記儒林傳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

漢書同索隱並顏注皆不明按此奏前云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律令所載所謂舊官也文學掌故缺其員當不多而高弟與秀才異等徒有其制而無其事卽有之不過百之一二而已故又曰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台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乃新例左右內史大行之卒史此比二百石以上也此比百石其云比二百石以上則指二千石屬其郡屬非卒吏也郡太守卒史

此比百石以下也此句亦誤郡太守卒史當亦百石本文以下二字不屬百石若不足疑衍字或下有闕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補郡屬文學掌故本兩官而掌故之資高於文學故有差次下掌故二字衍屬者掾吏非卒史等也蓋通一藝以上舊止以補文學掌故今並以補卒史而其爲掌故文學者則竟補掾史不更爲卒史矣武帝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主爵中尉爲右扶風此大行當作中尉蓋三輔之卒史後云中二千石屬亦指此中字衍文三輔皆二千石非中二千石也自選擇其秩以下皆新例故云請著功令而爲博士弟子五十人以下皆如舊例故曰佗如律令

地里志湖縣下注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胡武帝更名湖言舊名胡而武帝更之此故字非承上文法也

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沂先歷反則沂當作淅中脫畫耳然字書淅不載永名

陳倉下注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盲冢祠盲一作育語難解更攷之

相如位在廉頗之右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使廉頗將攻秦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此近人所據以爲聯絡貫穿之法者然其事適相首尾而非强合之也孟子荀卿列傳附入三騶子等亦以其時其事類附之其以虛語聯絡亦是偶爾發論而非必以是爲合傳體也至如張耳陳餘則以兩人合爲一傳魏其武安袁盎鼂錯衛將軍驃騎亦同張丞相傳因御史大夫丞相而及周昌趙堯任敖申屠嘉諸人皆以其事畧

相首尾故耳若韓王信盧綰樊酈滕灌傅靳蒯成之類同時同事而絕無聯絡酈生陸賈以說士合叔孫通劉敬以謀議合馮唐張釋之以進言合萬石君張叔以長者合汲鄭以賓客合皆各自爲傳未嘗以事以語聯絡之也屈原賈生以騷同傳而魯仲連鄒陽則以書屈賈猶相聯絡鄒魯則絕不相謀矣即酷吏十人爲相首尾而刺客滑稽循吏儒林則各自傳平津傳附主父偃以立朔方郡而並載嚴安徐樂兩書此豈有一定之法而可以例求之乎古人因人立傳或合或分法隨手生千變萬化其用意全不在此而欲區區以死法論之殆無異兒童之見而乃高自標榜詆諆前哲可謂愚而且妄矣又按前所考有未備者如老莊申韓及范雎蔡澤傳皆相聯絡老莊申韓以著書同范雎蔡澤則以其事原相首尾也他如管晏以齊相合樗里甘茂以秦相合孫子吳

起白起王翦各以用兵合扁鵲倉公以醫合俱無有穿插聯絡之語孟嘗信陵春申各一傳而平原獨附虞卿亦以其同時合之非有義例也

淮陰所重者周叔李左車左車猶以兩策見於史周叔則絕無所見矣以淮陰語推之知其爲淮陰一輩人也東方朔言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材之遇不遇可勝歎哉

儀禮畿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漢文帝遺詔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其云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似爲畿內士民言之而語未明故景帝臣子遂援以自便耳通考馬氏謂帝之遺詔固不爲嗣君而設而景帝之短喪亦初不緣遺詔此說亦未盡蓋遺詔已言天下吏民皆釋服而又言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則固不爲天下吏民言之

矣又謂景帝所遵者惠帝之法惠帝之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秦二世漢惠帝固非能行三年之喪者然秦及漢初喪禮無可考而杜預言率天下皆疑重服則似俱服三年者是又不可以懸斷也遺詔不爲嗣君此語本之致堂胡氏致堂謂遺詔所諭者吏民耳此亦未深考

下流之愛下流猶言不肖張就自謂也注非是吳太子登以弟慮卒諫權曰以下流之念減損大官殺饌登卒臨終疏云願割下流之恩是下流爲人子之稱蓋當時語如此

王以安定太守鄒岐爲涼州刺史時政在曹氏亦不更假詔令以行矣下云受詔不得西度當亦是王命耳

蜀志諸葛武侯傳不載後出師表以中多斥操語也晉承魏後故壽爲諱之所載前出師表中亦有刪改如臨崩寄

臣以大事大事當作討賊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語亦改潤非其本文也裴松之注後出師表出張儼默記則諸葛本集亦不載壽進諸葛集表謂敵國指斥之辭亦蕩然無所忌諱殊非其實後出師表此臣之未解一也語自分明胡注解讀曰懈言未敢懈怠以文義考之豈其然乎孫綝坐大遂有江東此下當有缺文胡注亦未之及王元美云此本出於張溫默記容有脫誤按溫當作儼默記儼所著書名元美語誤王士騏云此下當有一轉大槩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丕

王經亦司馬氏所用其敗洮西并未見責黜也高貴鄉公之事世語言其困沈業申意通鑑不從至今稱王經之忠而李豐乃不得與經並稱惜哉

虞翻爲愛憎所白本言爲憎翻者所白愛憎連言之史記緩急人所時有晉書能立異同皆連言之古人語多如此胡注未當

趙咨偶與吳使同姓名耳非必自吳來魏也胡注未然

昭烈爲吳所敗黃權隔在江北還蜀無路降吳不可故歸於魏至魏滅漢而羅憲霍弋保境拒吳以爲魏守此不得以黃權例論也通鑑所敘似皆以憲弋爲當然者未詳其旨綱目書黃權以叛降魏書以羅憲爲陵江將軍霍弋事附注於封禪爲安樂公下

晉書王唫傳父濬御史中丞是同時有兩王濬也

魏王即位以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及受禪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而華歆王朗則如故也故不更書

魏羣臣勸進自辛毗劉曄以下而賈詡華歆王朗皆不與按裴松之注據獻帝傳敘載甚詳最後賈詡華歆王朗皆兩勸進胡注脫漏未之及耳

諸葛公教參署當是以其職言如參軍事主簿從事之類下云幼宰參署七年可見註謂參其同異署而行之似未然
胡三省曰詩然後署亦云署

文選注蜀志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軍府長史蔣琬還參軍統留府事據通鑑則張裔與蔣琬共統留府事也裔琬已見上故注不見尚書陳震宜補注

諸葛傳出師表末云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功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責攸之句上當有缺文案董允傳載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據此則諸葛傳缺此六字也通鑑蓋用諸葛傳故亦缺此六字

後出師表綱目刪曹操二段疑非朱子意當補入
綱目書魏以楊彪爲光祿大夫蓋惜之也其去管甯遠矣而較華歆王朗則有間焉此據事直書而意自見者也
通鑑黃初四年孫桓生虜魏將王雙至太和二年諸葛亮擊斬魏將王雙豈王雙自吳逃歸耶或別一人也案吳志黃武元年使大中大夫鄭泉聘劉備於白帝始復通也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後年則黃武之三年也即黃初五年太和二年則黃武之七年而距黃初四年已五年矣吳以黃初五年與魏絕則前此未絕時或以王雙歸之未可知也
諸葛傳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而不著其詩裴松之注亦不言則是其詩不傳今所傳梁父吟乃詠齊田疆古治子

事意殊不類馮氏詩紀梅氏詩乘皆不載所出盛宏之荆州記云鄧州南七里有獨樂山諸葛公嘗登其上爲梁父吟今不見其全本疑詩詞出於此也

綱目書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書官書爵所謂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其後書太傅司馬懿卒大將軍司馬師卒不書舞陽侯晉王昭卒不書相國其義同有不書者蓋畧之

毌邱儉諸葛誕皆以自疑而反非眞討賊者也儉猶罪狀司馬師誕直降吳耳綱目俱書討司馬師討司馬昭蓋廢君弑君皆天下之大惡人人得而誅之者書討所以惡師昭也至儉走死殺諸葛誕不書死之亦不至予之矣王陵謀立楚王又面縛出降毌邱儉雖罪狀師而盛稱懿昭之忠諸葛誕表并無罪狀昭之語皆非能聲大義於天下者宜其

皆見劉也故綱目於王陵不書官而儉誕皆不以死節書
魏末傳載誕表專以樂綝爲詞裴松之疑爲後人所撰然本傳亦只言誕反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無他語或誕自罪狀昭與師又不同故史爲晉諱削之而不載然不應諸書畧不及一語也毋丘儉欽舉兵時司馬篡弒之形已成誕乃斬其使而攻之其無爲國討賊之意可知使不欲之爲司空猶未必遽起兵也綱目書討所以正師昭之罪而於儉欽無褒辭其權衡精矣

三國之際士無定主其以節義自見者鮮矣張翼廖化宗預皆漢之大臣相率降魏或死於亂兵或死於道路使其能與姜維力戰而死不猶愈乎董厥樊建且受魏之封爵其視傅僉諸葛瞻父子何如也譙周智計之士不思社稷之重惟勸禪降以保其身家而已亦與封侯之賞益不足數矣姜維之降亦不過畏死後來搆鍾會謀復漢祚亦其所不料等死耳曷若死於戰乎通鑑於張翼廖化董厥樊建之降皆沒不書綱目因之遂不見其事此當表出之以

爲倫生幸免者戒也

司馬懿之起兵自帥衆屯洛水浮橋子師屯兵司馬門晉書文帝紀又云帝帥衆衞二宫則昭亦將兵也父子皆擁大衆共遣高柔王觀持以名號假之耳非柔觀能據其營也

齊王即位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二月以司馬懿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不言罷錄尚書事則錄尚書事亦如故也懿與爽共輔政凡八年五月始謝病不與政事則爽之專政當在六七年以後其轉懿爲太傅乃以名號尊之非有他意史所云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正指此時初共政而言非有疑懿之意也二年懿出禦吳師四年又

出伐諸葛恪五年爽征蜀則方似有爭權之意而征蜀時懿雖不出司馬昭爲夏侯元之副未嘗不在行也懿出則爽獨持朝政爽出則懿亦獨持朝政固未有疑貳之迹魏志敘以何晏丁謐鄧颺爲尚書畢軌司隷校尉李勝河南尹皆在五年之後其孫禮徙盧毓免傅嘏志皆不詳其年疑皆在七八年閒也通鑑於爽晏等事皆類敘於齊王卽位之年其實爽之專政不在正始之初使其果爾則懿之忮恨豈至九年而後發耶

司馬師不用傅嘏言而用諸葛誕之策以敗於東興其云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乃詭詞以安之是時征鎭擁兵不可卒制師欲收物情故爾其於陳雍州亦然晉書臣故於此過有稱述蓋未悉其情者通鑑因之並載習氏語

於此未能無疑焉

魏畧不知何人所著其載諸葛武侯遣靳詳說郝昭事疑非其實而通鑑取之未詳其說諸葛本傳復出散關圍陳倉拒之糧盡而還賈眞傳眞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未嘗及靳詳事或壽志從簡而他書不見其事魏畧叙武侯初見昭烈與本傳不同裴注以爲乖背至是頁爲可怪則魏畧所云固未可盡信也

世語夏侯元等四人爲四聰諸葛誕等八人爲八達又劉放子熙孫資子密衞臻子烈爲三豫凡十五人明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職按四聰八達皆不詳著其名魏氏春秋曰初夏侯元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則四

聰當是夏侯元何晏司馬師其一人未詳或是司馬昭也八達鄧颺李勝諸葛誕其畢軌丁謐與颺勝同事同誅當在八達之列其三人未詳或是李豐毋邱儉合狐愚也魏畧曰李豐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海內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明帝初爲黃門郎毋邱儉傳明帝即位爲尚書郎遷羽林監與夏侯元李豐厚善世語四聰等皆免官廢職而儉由尚書郎遷官似不在此數案李勝傳勝黨有四窓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免禁錮則四聰八達所連引亦未必皆免罷世語所云或槩言之耳李勝傳出魏畧合狐愚少有令名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出爲兗州刺史與李勝同必是元晏輩所引用疑是其一也此皆無所考姑以意言之耳傳子書又有劉陶曄之子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或是其一未可知也曹爽傳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咸抑黜之諸葛誕傳誕

爲吏部郎遷御史中丞尙書與夏侯元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詡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詡官廬毓傳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誚帝疾之凡傳魏志所載如此世語作四聰八達魏略李勝傳作四窻八達則窻正作窻達當作闥也亦皆不指其名魏氏春秋曰夏侯元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然則諸史之皆不著其名者爲景王諱也

劉曄傳曹操定漢中曄勸乘勢取蜀而操不從盡操以漢中道險方欲還軍而張魯自破敗其得漢中已爲望外又鑒於赤壁之敗故不從曄言至傅子所云居七日蜀中降者云云此必非其實故陳壽不載其語先主以十九年夏定蜀至此七月已踰一年而諸葛亮爲益州牧豈有聞漢中破一日數十驚之事且云備雖斬之先主尙在公安未還其爲虛詞可知又云今已小定豈七日之間遂可小定漢中去成都亦非一二日可至方聞降者之言而又何以知

其小定也凡此皆陳壽之所不取而通鑑信之旣已知備雖斬之之語爲誤而改守將字以附於蓆慰皆不能識其說也

傳元父韓祖父爕傳嘏父充祖父睿而晉書傳咸從父弟祗咸元之子祗嘏之子也元與嘏不同祖祗不得爲咸從父弟當是再從或三從史畧言之耳

陳泰羣之子而爲司馬所用其對司馬昭斬賈充等語不見於本傳而干寶晉紀孫盛魏氏春秋皆著之裴松之以爲泰不爲太常未詳干寶所由知之孫盛亦非爲異同率自以意改易蓋疑之也通鑑從干寶晉紀

晉書景帝紀閏月疾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於許昌文帝紀毋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鎭洛

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衞將軍景帝崩天子命帝鎭許昌尚書傅嘏率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上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三國志傅嘏傳毋邱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惟嘏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景王薨嘏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鍾會傳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衞將軍司馬文王爲大將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謨帷幄時中詔勑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衞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衞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郭頒世語云景王

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發喪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按魏志與晉書不合魏志但言司馬文王爲大軍後繼無留鎭洛陽及省疾東至許昌之事又景王歿後文王總統諸軍非疾篤時景王命之也以世語考之魏志近是蓋景王卒於倉卒以朝政授嘏乃以諸軍授嘏非朝政也嘏以尙書僕射從征名位與景王相亞非賈充鍾會之比故以諸軍授之嘏知不可故秘喪而召文王授之以軍卒與俱還世語召文王句絕蓋於許昌領公軍非召之於許昌也通鑑從晉書而考異不著魏志世語之異同此此未可曉賈充以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討母邱儉文欽於樂嘉景王疾篤還許昌而充監諸軍事見賈充傳充所監者王基胡遵鄧艾等軍其景王所統中外諸軍皆還許昌矣文王率師往至雒水南屯住蓋以兵威迫脅而舉朝又皆司馬氏之私人故遂以爲大將軍輔政此事史不詳著而其大槩

可考矣傳根以尚書僕射與景王俱東征故中詔令根
歸軍還通鑑不載根之俱東則中詔之語無所自矣
趙咨對魏文帝稱吳王之語吳志載之其他語則不載按
吳書語多夸大之辭文帝乃無一語折之恐吳人張大之
詞未必盡可據也通鑑一本吳書疑當以吳志爲正
孫討逆之爲許貴客所殺志載之甚明吳歷搜神記皆言
瘡裂須臾而卒則不得有請張昭及呼權佩以印綬之事
矣此二書之妄而裴松之附載之以貽誤後人也討逆創
業江東誅鋤豪傑其無罪而死者多矣于吉妖妄殺之未
爲大失也而志林反復悼惜以爲謬誅亦無識之甚矣于吉
不知即宮崇師否如果其人是乃張角之流其死已晚安
得引耄不加刑哉見百年之例以爲暴加酷刑哉江表傳
搜神記所言其事雖不同大較吉以妖妄惑衆見殺其云
策嘗獨坐彷彿見吉與左右於鏡中見吉皆好事者之言
以策之明畧豈肯自述此事人又何從知之此即江表傳
所云誣事之者不謂其死而云尸解也松之引之作注無

識正史甚爲謬矣

吳夫人以七年卒志林據會稽貢舉簿謂卒於十二年方衆議迎操時諸書無吳夫人一語可知其先卒矣吳志皆云七年必有所據不必定在十二年也

漢主聞魏師大出遺陸遜書云云出於吳錄此吳人誇大之語昭烈雖沮敗必不爲此其爲僞託無疑也陳壽蜀志云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求和先主許之遣大中大夫宗瑋報命權先遣使而後報之不應先與遜書通鑑删陳志語而載吳錄此不可曉魏以九月命曹休等三道攻吳吳主臨江拒守懼漢乘其後故十二月遣使請和昭烈時已被疾故許其和遣使報命昭烈以次年四月薨是年十二月黃元反以聞先主疾病是昭烈已被疾矣以情事揆之昭烈若不被疾未必許和也遺遜書全不成語斷非昭烈所言其虛妄不問可知所當削去　又按陸遜決計輙還不知還住何處陳志踵躡先主屯駐南山者將軍劉阿李異也然權遣拒魏

不及遜疑遜仍在西以備漢
要之此書語必非昭烈也

裴松之注駱統表論張温謂權既疾其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躒冠羣煒曄耀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何異燎之方盛又加膏以熾之哉後來張安道救東坡亦正類此而潁濱引鄭崇救蓋寬饒爲比非其倫也

吳志吳先主孫權傳孫邵顧雍陸遜步隲以丞相書卒張昭以輔吳將軍書卒朱然以左大司馬書卒全琮以右大司馬書卒呂範以大司馬書卒而周瑜不書卒以其爲南郡太守而畧之也然權諸臣惟瑜有北面爭中原之志瑜卒而權僅保守江東且懼不給矣當與張昭爲輩全琮萬不能及之不得以爵位高下論也

晉書陶璜傳武帝以建甯爨谷爲交趾太守谷死更遣巴

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建安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眞太守董元牙門孟祥孟通李松王業爨融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斬大都督修則劉俊按通鑑魏元帝咸熙元年霍弋表遣建甯爨谷為交趾太守晉武帝泰始四年交趾太守楊稷距破吳兵相去五年而事不相接嘗疑之及考晉書陶璜傳乃知通鑑亦有脫漏也陶傳王業通鑑作王素

黃權以道絕降魏昭烈孔明皆善待其妻子則權非叛也綱目書黃權叛降魏霍弋羅憲皆漢臣也雖被後主命而降皆為魏拒吳卒為晉臣陳壽志云弋與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此晉人之辭耳綱目缺弋事不書而特書魏以羅憲為陵江將軍似於憲有取

焉與黃權異矣此未可曉
司馬懿旣弑曹爽獨執朝權誅鋤異己其篡弑之形已成王淩令狐愚以天子制於權臣而謀立楚王彪此其爲魏謀也則忠矣非毋邱諸葛以自疑而舉兵者比也綱目不書愚事附於卽命王淩爲太尉下而於王淩去其官而稱司馬懿殺其不書愚謀立楚王以其事未成而死稱司馬懿殺則不以謀逆之罪罪之而去其官者豈以其面縛自歸而罪之歟魏書令狐愚無傳附王淩傳中通鑑所載其族父邵語傳旣無之而裴松之注亦不載未知通鑑所據令狐愚族父邵云云綱目分注原有族字評者誤點遂以愚爲逆子可笑也
詔曰促處當之處當猶言商議也
宋侯相應遵宋縣名封爲侯國相卽其令長也地志宋爲汝陰郡

晉書食貨志葱右蒲梢之駿葱右謂葱嶺之右也地以西爲右

后妃傳論惠皇秉質天縱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鳴蛙見本紀文蛤不知何語也

后妃傳贊云故劍辭恩池𤕤起歎此指張后謂宣王娩不悅於張后也崇化謂文明王皇后肇基商亂此語不可解王皇后以賢稱安有肇亂之事豈以追贈及外會祖母及從母而言乎援筆廢主此康獻褚皇后之事持尺感帝本傳亦皆無考豈孝武定王皇后乎契濶終羅殷憂以斃此指泰思褚皇后也文義斷續都不分明文章之弊至是極矣

何劭傳與夏侯長安諫授博士一事載其言而不序其事

豈見於夏侯傳中乎忠正當作中正袁粲時爲其州中正

此晉之袁粲非宋之袁粲也

杜預傳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駙馬猶副馬也當謂乘輿之

副毛本二或作一 傳論桑枝不競瓜潤空慙桑枝用吳楚邊事

王衍等崇尙虛無裴頠著崇有論以救之其詞旨晦昧多

擬向郭而反遜其精微欲以解蔽是猶抱薪而救火也通

鑑删本僅存十之一二而其意反足逸民有知亦必爲之

擊節於地下矣

衛恆傳爲四體書勢當是指字勢篆勢隷勢草勢也此皆

恆自作而後文則云邕作篆勢崔瑗作草書勢豈恆集古

人之作而字勢隷勢昔所未有恆乃補之耶考其文則字

勢隷勢乃一人之作而篆勢草勢則叙次大同似各出別

手其爲集古人之作無疑也然傳無明文更俟博考

荀勖傳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敎習以鍾胡爲法鍾謂元常胡謂胡昭鍾書瘦胡書肥後人知有鍾而不知有胡矣

咸甯初以鄭冲荀顗何曾王沈陳騫裴秀司馬孚荀勖羊祜司馬伷石苞賈充俱列銘饗按王祥與鄭冲同在八公之列而銘饗獨不與則祥之不私於晉也鄭冲傳亦云不預世事而載於銘饗與祥異矣司馬孚自稱有魏貞士然尊官厚祿終身享之生賴其榮歿用其寵固不能免於君子之譏也祥貞靜自守而禪代之際不能决然舍生濡跡新朝君子惜之孚則又非祥比矣

李熹傳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裴秀傳司隷校尉李熹上言

騎都尉劉尙爲尙書令裴秀占官稻田似是一時事而所載不同劉友劉尙必有一誤通鑑從李憙傳不及裴秀考異亦無說

山濤傳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按祜傳王佑裴秀賈充皆先朝名臣祜每讓不處其右秀傳有郝詡劉尙兩事爲有司及李憙所奏未必出祜意也濤傳此語未可信

山巨源居選職每一官缺輒欲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視帝意所欲爲先此非大臣之事直從君者耳武帝去州郡武備巨源知其不可不力言於朝而僅與盧欽論之後帝見其語以爲天下名言亦不復申陳大抵皆視帝意所欲也當武帝末年外戚秉權諸王各擁强兵嗣君闇

弱亂在朝夕而巨源以爲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陛下亦復何事其毋乃近於佞乎

山濤傳論蒲陶有一州之任句未詳若乃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意亦難解晉書論贊若此者多矣

王衍傳不言其父何人但云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送故未詳當作賻送按衍戎從弟戎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則衍父或是北平太守也

衍傳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按文多一爲字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下文云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語自分明裴頠論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蓋以無對有言未嘗有無爲之說也

郭舒先爲領軍校尉後爲刺史夏侯含西曹主簿又爲宗

岱劉宏治中而王澄引以爲別駕史以爲拔之寒悴之中何也治中別駕同爲郡屬非高下之相懸其云寒悴特以門第言之非以官職論矣領軍校尉主營兵其下有司馬功曹主簿其職特重郭舒何以遽得爲之疑史誤或爲校尉之功曹主簿耳更詳考之郭舒愛知王澄既敗乃不與俱後澄爲王敦所殺而舒顧爲敦用依之終身忠亮者如是乎史前云忠亮後云公亮亦汰矣

華廙傳造賭關於宅側賭關不知是何制也

桓溫之廢海西公以爲牀第易誣而公之旣廢懼溫凡生子皆不育則溫之誣亦明矣五行志又載馬駒龍子之謠此承前史之文而不加審也元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象故謂恭王妃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然五馬渡江一馬爲龍則馬也而非牛也沈約多採異說以誣前代恐不可信晉史於元紀夏侯妃傳皆不著而見於贊中此爲之諱耳司

馬公盡俐之是也

任愷傳稱愷忠正有佐世器局然愷本尙明帝公主而爲晉用與嵇康異矣又自罷免後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則亦未得爲賢也

劉毅當爲晉之名臣始終無可議者子暾亦有父風但後多說王彌一節耳暾亦非爲彌用姑以紓禍然不死於彌而死於勒是以君子貴守正也

劉頌傳頌守廷尉辨尙書令史扈寅之非罪時人以頌比張釋之然考庾旉等奏留齊王攸帝大怒詔付廷尉此正國家安危治亂之機頌不爲之申請反奏旉等大不敬當棄市則與荀勗馮紞之徒幾無以異矣區區小善何足道哉

曹志爲留齊王攸上奏語不可解通鑑改本乃著其意司馬公刪削之功大矣

郤詵阮种皆以泰始七年對策疑同時事而詔策各不同豈人各爲問乎种傳云時种與郤詵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後帝又更延羣士廷以問之种再對而詵傳則無其文詵云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而种傳再對後又云擢爲第一轉中書郎詵种傳同爲一卷而參錯如此通鑑不載此事

郤詵所對最爲明了而問有可疑者文至於晉衰之甚矣朱子曰東晉之末文字含糊是非都沒理會以余考之自晉初已然不特東晉也

華譚所對畧無可稱且多諛詞傳謂九州秀孝無及譚者

則其時之所云秀孝抑可知矣

潘岳傳十里一官攡按廣韻攡張也正韻舒也布也岳議賤吏疲人獨專攡稅似與推稅同義與張舒布之解不合字或作欐廣韻欐柴欐也正字通與籬同此於推義相近當從欐毛本兩官攡攡門從手棘攡攡稅從木周本前岳官攡從手後官欐欐門棘攡欐稅俱從木議又有曰既限早閉不及攡門又曰官守棘欐則欐字之義曉然矣

殷載推論聶政與荊卿爭勇非強秦之威孰能辨之按聶政當作舞陽所引誤也

礔礰與霹靂同音晉書楚王瑋傳作礔礰東京賦亦作礔礰

趙王倫傳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通鑑載武帝

欲廢賈后充華趙粲爲言則是武帝後宮後尊爲吳太妃耳

長沙王乂傳與成都王穎書吾之與卿友于十人按武帝二十六男史載十三王並瑋乂穎惠懷二帝餘八人早夭蓋不止十人若以現在言之則惠懷二帝及淸河王遐吳王晏與乂穎止六人或并瑋東允演言之歟演不著薨年其時或在

各不能闡敷王敎經濟遠畧各不能三字疑誤

苟晞傳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振後高密王泰五字疑誤泰卒於元康九年不與苟晞同時也泰子高密孝王畧傳畧領青州永興初惤令劉振起兵東萊攻畧於臨淄與此傳合當作從高密王畧或作後爲高密王畧方合然畧傳止云畧不能拒走保聊城亦不及晞事

邵續忠誠懇惻至其呼兄子竺等之辭甚決而對勒何其遜也豈欲存其身以有爲耶疑徐光代爲之辭而續未必爾也晉史備載之殊爲無識

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爲嗣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羡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按劉裕方謀篡逆誅鋤宗室秀之果爲勺藥未可信也太妃哭之慟豈無故耶史承前史以立言故未審耳

王導傳協襲爵武岡侯贊武崗矯矯岡崗皆誤字當作岡然導初襲祖爵卽邱子後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王敦平進封始興郡公則協之襲爵當爲始興郡公何以云武岡侯也導六子協在第四長子悅早卒以弟恬子琨爲嗣襲

導爵豈琨襲者始興郡公而協襲武岡侯乎旣進封卽除本封無兩襲之例且卽兩襲武岡之封當在祏及弟恰又不應在協也是皆未可攷者姑記於此

唐太宗爲秦王時開天策府其時十八學士預其選者謂之登瀛洲朝夕講論最爲親密及卽位後惟房杜至宰相其次褚亮于志甯虞世南許敬宗又其次姚思廉陸德明蘇世長孔穎達若李守素李元道蔡允恭顏相時之流則知其姓字者少矣而若王珪魏徵馬周岑文本或拔自仇讎或起於疏遠皆至宰相蓋前後委任之不同不可以常情論也十八學士中薛收早卒以劉孝孫補之共十九人房元齡杜如晦薛收褚亮虞世南蘇世長于志甯姚思廉皆有傳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儒學傳蔡允恭文藝傳許敬宗姦臣傳李守素李元道劉孝孫附褚亮傳薛元敬附薛收傳顏相時附顏師古傳唯蘇勗不知所附俟再考

宋文貞激張說使勿證魏元忠事新舊唐書所載俱不如通鑑語之佳司馬公刋削綴緝之功過於前史遠矣

元宗紀開元二年宴侍老於含元殿庭三年賜侍老物侍老二字他無所見

高祖父昞仁皇帝祖虎景皇帝曾祖天賜懿王高宗追尊光皇帝元宗追號懿祖高祖熙宣簡公高宗追尊宣皇帝元宗追號獻祖虎始封唐公故唐以景皇帝爲太祖韓文公禘祫議所云景皇帝雖太祖其於獻懿則子孫也自五世祖重耳以上則追號爵皆不及焉

來濟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四人相與言志見來濟傳三十卷又見高智周傳一三十卷宜删其一

羅傳贊因張保臯事及之牧之去李郭不遠其所言當可

信然汾陽寬厚長者其與臨淮同爲都將不應相仇若是景文不載本傳蓋疑之也而不欲沒其事故因張皋及之此亦傳疑之意耳

裴寂傳附敘高祖論太原首功共十六人又太宗定功臣封戶四十三人其與前同者七人裴寂長孫順德劉宏基柴紹唐儉劉世龍（即劉義節）張平高實共五十二人其裴寂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宏基竇琮柴紹唐儉殷開山劉政會武士彠長孫無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元齡杜如晦羅藝趙郡王孝恭侯君集張公謹李勣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段志元張亮杜淹李子和各有傳共三十三人其劉世龍趙文恪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許世緒劉師立安興炎安修仁錢九隴樊興公孫

武達李孟嘗麗卿惲李藥師元仲文張長遜李安遠秦行師馬三寶無傳共二十一人而史稱叔等三十人已見於傳自趙文恪等十八人其名總出左方其數既不合而按其名則僅有劉義節趙文恪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許世緒劉師立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麗卿惲元仲文張長遜李安遠秦行師馬三寶十七人缺安興貴安修仁李藥師三人又別出姜寶誼不在所敘之內其參錯不可考如此

宋甯宗本紀紹熙五年十一月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合禮官條具典禮以聞其後不言其服三年喪與否而胡紘傳甯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喪則似行之也紘言止當服期不載其疏孝宗之崩在紹興五年六月至慶元二年六月

大祥甯宗本紀以七月親饗太廟則是大祥後方釋服也日知錄謂甯宗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所謂已服期年喪句未確以紘疏已過期語參之自是在大祥前後也紘疏不載本傳不知日知錄所據何書至謂朱子亦議以紘言爲非而未有以奪之則其誤甚明朱子以紹熙五年十月去國於紘議時已隔二年矣朱子方家居何緣與議其議乃在五年十月文集年譜甚明此日知錄偶爾誤記未之細考也

鑒史載韓魏公在延安有人携匕首夜至卧門言夏國張元遣來殺公又言某不忍殺取金帶而去此事斷不可信魏公守邊不應無備至此苟其已至卧門則魏公必無生理鉏麑之事安可望之後人哉且既不殺公則是人必當

還去不可以返夏國矣取金帶置之城上又何爲也

續通鑑宋孝宗乾道四年八月主管殿前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合揚州增一堨新城揚民言不便劉珙乞罷琪忤帝意旣而琪以擅興工役降三官放罷劉珙以繼母憂去陳俊卿念珙正直有才欲留之不聽陳俊卿請罷政不許按朱子陳俊卿劉珙行狀俱載此事大畧相同而通鑑所載則皆不合珙行狀云殿前指揮使王琪謟告淮上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諸公相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公曰薦士吾徒之責可不知耶明日請曰此人名微位下陛下何自知之上以琪告公又請其所以薦上曰卿自問之公退坐堂上呼吏作頭引追之琪至公詰其故琪恐懼不能置詞久之公乃叱使責戒勵

狀而去無何揚守來言前琪過郡稱受密旨增所築新城若干尺諸公請之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既與諸公合奏請其罪罷之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司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卽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諭諸公卽如此則或須一飲食亦必奏審乃得耶公卽以藝祖熏籠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時諸公雖更進懇請而公言尤激切故獨罷公爲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湖北路安撫使又明年遭內艱又明年起復荆襄宣撫使俊卿行狀較詳云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云云與劉行狀謂告不同當從陳狀其劾王琪請奏審

事皆陳與劉及諸公共之俊卿狀又云翌日面奏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語切遂忤上意御筆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公即藏去密具奏留之明日復申前說乃改珙爲江西帥公退已自求補外上許之翌日更遣中使召之復留不許出遂以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據行狀則王琪殿前指揮使非主管殿前公事也揚守來言非揚民言不使也珙以言奏審事忤帝意非因請罷琪也珙以忤帝意出爲江西帥非以繼母憂去也珙以忤意出故俊卿奏留之若以憂去又何留焉通鑑又于七年書起復劉珙四年迄七年則三年之外又何起復之有即此一條而乖舛若此則他所書可知矣陳桱續通鑑必不至此惜不見其本也俊卿以四年十月相通鑑書之十

于五年八月又書與虞允文並相按四年十月除右僕射五年八月爲左僕射

通鑑乾道四年六月召建寧處士魏掞之赴行在賜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罷爲台州教授朱子年譜四年冬省劄屢趣就職時國子錄魏掞之以論曾覿去國遂力辭案朱子作魏元履墓表元履除太學錄在乾道四年十二月又云其任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則罷爲台州教授在五年四五月間矣通鑑年譜俱誤通鑑蓋以召日誤連言之年譜則又以除日誤也墓表云事有倚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蓋指論曾覿是時覿勢方盛故不斥言之朱子曾自言其故謂恐貽異日邸寵之禍俟攷續通鑑者不知何所顧忌而亦不一及也朱子行狀年譜俱云掞之因論曾覿去國豈亦未之見耶

靖康誤國耿南仲馮澥之罪也宋史於南仲傳旣不盡著其惡而澥傳乃有褒辭僅於傳末云其議論主熙豐紹聖而排李綱楊時鄒浩士論少之而已如澥之姦若爲文師蘇軾與蔡京異論郵張庭堅妻子區區小善何足錄哉史之是非失實如此而後之議宋史者僅謂其文繁冗固未嘗深考之而漫云云也

字文虛中於宋爲叛臣其在金七累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又進階光祿大夫號爲國師其榮貴極矣其死也實以被誣非有反謀也所云密以信義結納陷北之士皆史家之飾辭其後云鞫治無狀乃羅織家圖書爲反具亦自相矛盾矣秦檜悉遣其家此金人爲虛中請之而檜不敢逆其云恐阻和議遣往以羣制

之亦是飾詞且在宋可云牽制既送還之矣何牽制之有淳熙中贈謚賜廟此謬之大者度其意以紹徠陷北之人耳史家承而爲之立傳又宇文紹節於嘉定中爲簽書樞密院事考寧宗實錄必成于寧宗時立傳者紹節之意爲宋史者不加察而遂因之此何理也

馮澥爲昌州推官上書乞再廢孟后得召對爲鴻臚主簿見於錢遹傳而本傳不載李綱爲宣撫司言者議其專主進戰喪師費財落職罷祠鄒浩爲蔡京之黨作僞疏竄於昭州此必皆馮澥所爲而兩傳俱爲之諱又崔鶠於欽宗時力斥馮澥之奸爲蔡京餘黨而本傳畧不及其語眞不可曉宋史新編於此絕無改正且或刪削其辭亦可謂昧於是非者矣

汪尚書聖錫嘗駁張綱文定之謚則綱爲人必有可議者今考其傳則始終全節未有疵瑕則史固未足信也史言魏杞劾綱而不言其所劾何事蓋爲之諱杞傳亦無其事綱承秦檜之後爲參政凡一年與沈該万俟卨湯思退共事略無建明又無違異則其爲人可知已

蕭公之敏爲御史虞允文所薦也人或賀之之敏歎曰彼謂我憒憒必我不能爲薛許耳其輕我甚矣豈曰遂攻其黨并及允文此見朱子所記朱子作建陽四賢堂記所敘尤詳之敏於隆興間爲建陽縣旣而仕於朝不數年爲御史出使江東未幾召以爲國子祭酒又使湖南以卒卒時乃至無以爲家其爲朱子所稱道如此而宋史不爲立傳

續書記疑卷之七終